

见证大事件 看咱周口兵

朱峰：“98 抗洪”，我军旅生涯中刻骨铭心的记忆

□晚报记者 朱海龙

人物档案
姓名:朱峰
年龄:35 岁
入伍时间:1996 年 12 月
重点讲述:“98 抗洪”

“八一”前夕,记者采访了商水县魏集镇郭屯村的退伍兵朱峰。说起 8 年的军营生活,1998 年九江抗洪最让朱峰刻骨铭心。

据朱峰介绍,1998 年他在驻杭某部服役,那时他还是一个入伍不到两年的战士。那一年洪水给他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,1998 年 7~8 月份,江南地区普降大雨,洪涝频发。

令朱峰记忆犹新的是 1998 年 8 月 10 日这一天,随着上级的一声命令,朱峰所在的部队就登上了一列“闷罐车”连夜向九江开进。当时,九江正面临严峻的抗洪形势:长江洪水在九江城不远处撕开一个 50 米的决口,而九江城地势比长江低三至四米,如不及时堵上决口,40 多万九江人民将面临灭顶之灾。

到达九江的第二天早上,部队刚开始吃早餐,就听到了刺耳的警报声,朱峰和他的战友们马上扔下碗筷,揣上两个馒头就登上在一旁待命的军车,匆忙赶到大堤。

“12 日上午 8 时许,我们终于来到当时举世瞩目的九江段抗洪抢险中心——长江三号闸和四号闸之间的决口处,但见到洪水滔滔,大堤的决口已被兄弟部队初步堵住,后面还有大量的加固工作要做。”朱峰说,一到大堤战友们就像有用不完的力气一样,一艘载有千吨沙石的石子船被一个连队的战友用了不到 20 分钟就卸完了。

朱峰说,从大堤上的沙船到决口处足足有一公里远,战友们扛起沙包就跑,你追我赶,争先恐后地抢着扛沙包。当时大堤上特别热,而且特别闷,让人有一种喘不上气的感觉。尽管这样,战友们还是不知疲倦地扛沙包,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到后来每个人的衣服上都沾满了白白的盐霜。就这样大家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,身边的战友很多因为中暑而倒下,但没有一个人退缩。渴了喝口水,饿了咬一口榨菜,累了就扛着沙包倚着电线柱歇一会儿,到后来水也喝完了,渴得实在没办法,大家就对着自来水龙头仰头就喝。

让朱峰记忆最深的是九江人民对子弟兵的爱:在我们最累,最渴的时候,乡亲们来了,他们抬着大桶的绿豆粥,抱着西瓜,很多人是一家子都来了。在看到许多小朋友围着我们一个劲地叫叔叔,使劲地给我们塞苹果,战友们都乐了。“有一位老大妈给我们一个人一个人的分绿豆粥,有时干脆跪着给中暑的战友喂绿豆粥,用袖子给我们擦汗水。说实话以前我只在战争年代的电影中看到过,那个场面真是催人泪下”。朱峰说,我们的付出很值得。

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,洪水终于被广大军民完全控制住了。部队也到了离开九江的时候。

为了不惊动当地的父老乡亲,首长特别交待部队要悄悄离开。尽管如此,部队要离开的消息还是被“有心”的父老乡亲得知了。就在部队乘坐军车赶往火车站的路上,早有准备的九江人民在街头矗立着一座高大的,用鲜花、松柏装扮的“凯旋门”,街上站满了送行的人群。朱峰说:“那是我和战友们平生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,此时此刻



资料图片

车子已经不是在开动了,感觉像是在人群中缓慢地蠕动着。人们朝军车使劲地挥着手,整个现场被哭声、再见声、欢送声所包围。乡亲们朝军车上不停地扔信件、糖果、香烟、矿泉水等。我们将信件放在怀中,那是群众的一片心意,而将其它东西送还群众,但是没想到的是,却招来更多的礼物。身上有时还被砸痛了,但是那种痛是一种

说不出感觉的幸福感。”

后来,朱峰荣获“抗洪先进个人”。如今,15 年过去了,尽管在部队经历过“三界演习”、“8 月海训”、“97 国防光缆施工”、“2001 年东山岛演习”……但“98 抗洪”却是他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,每每回忆起当兵时的生活,“98 抗洪”依然历历在目。

王晓亮:大自然面前,人类很渺小

□晚报记者 郭坤

人物档案
姓名:王晓亮
年龄:27 岁
入伍时间:2007 年
重点讲述:汶川地震救援

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 04 秒,四川省汶川,8 级地震猝然袭来,大地颤抖,山河移位,满目疮痍,生离死别……

汶川地震震惊全国上下,解放军战士、武警官兵迅速赶赴灾区,抗震救灾。

现任川汇区消防大队中队长的王晓亮便是其中一名救援人员,回忆起 5 年前在地震灾区救援抢险时,王晓亮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“在大自然面前,人类真的很渺小。”

汶川地震发生时,王晓亮是焦作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的副中队长。2007 年入伍的他,严格来说在当年还是一名“新兵”。

救援命令是在 5 月 13 日 11 时 30 分下达的,半个小时后,包括王晓亮在内的 25 名官兵组成抢险救援突击队,调集 17 种 200 余件抢险救援器材准时集结,从焦作出发赶往灾区。“新兵”王晓亮,此时内心充满兴奋。

5 月 14 日 7 时 30 分,王晓亮所在的这支抢险救援突击队到达成都双流机场。在赶赴指定救援地点德阳什邡市的途中,王晓亮渐渐感受到地震的威力:“成都市区街头随处可见临时搭建的帐篷,途中随处可见碎石从山上滚落。”

王晓亮所在的这支救援突击队的救援

区域主要在什邡市蓥华镇和红白镇。“满眼都是废墟,没有一间房子是完整的,空气中弥漫的腐烂气味穿透了口罩。”刚到重灾区,王晓亮便切身体会到了地震的可怕。

第一次从废墟中扒出人时的场景,王晓亮至今记忆犹新:“一对夫妇告诉我们,他们 33 岁的儿子被埋在了废墟中,恳求我们救援。我们立刻使用金属切割机、撬杠等专业工具在那对夫妇指给我们的地点进行破拆。伴随着余震,我们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把他们的儿子扒了出来,但是他已经死了。整个救援过程中,夫妇俩没有掉一滴泪,直到见到儿子的尸体,他们才嚎啕大哭。”

从早上五六点钟到晚上八九点钟,王晓亮和战友在地震灾区每一天的这十几个小时内,都是在余震中、在断垣残壁中时刻不停地破拆、争分夺秒地救人。高强度的救援工作让每一个队员都疲惫不堪,实在累得不行了,就趁轮流上阵的间隙,靠在废墟上的水泥板上休息片刻。“记不清是进入灾区的第几天,我在休息时坐在地上就睡着了。我们当时穿的救援装是白色的头盔、橘红色的衣服、黑色的鞋子,当天的太阳很毒,黑色的鞋子又吸热,我一直感觉到脚烫才醒过来。”王晓亮说,因为太累,他和好几个战友在晚上睡着后都感觉不到余震。

由于地震后灾区不通水,王晓亮和战友一个多星期都没洗过头、洗过澡,加上不适应当地的气候,他们中的很多人身上都长满了红疙瘩,奇痒无比。“现在想想,当时身上真的挺难受。”王晓亮笑着说。

在余震不断的重灾区抢险救灾无疑是危险的,但王晓亮却说,身处那个场景,真的顾不上想有多危险,“没心思想、也没力



资料图片

气想。回来之后仔细想想,才感觉到当时真的很危险”。

赶赴灾区前,王晓亮没敢告诉父母即将执行的任务,他怕父母担心。“父母好瞒,但女朋友瞒不住,告诉女朋友我要进入地震灾区后,她在电话中大哭了一场。”王晓亮说,“进入灾区的第三天,女朋友还是通

过 QQ 告诉了我的母亲,母亲看到聊天栏里的信息后,半天才回复了一个‘哦’字,没有再说其他的话。”

王晓亮告诉记者,在地震灾区,他所在的救援突击队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,救出群众 9 名,抢救遇难者 19 名,安置受灾群众 26 户。